

學習：在校與在家

上周談到全港因為疫症而出現的“在家學習”，“停課不停學”。一下，幾天之間，收到不計其數的鏈接，是真正的不計其數。可見，教師們並沒有把“停課”當作放假。而教師們掌握新的教學模式，而速度驚人。這些“在家教學”的新氣象，應該說是一種健康的現象，而不是勉強的權宜之計。

因為學生不能親自回校上課，因此現在出現的基本上是遠程教學，或曰遠程學習（distance learning）。在香港，有稱為網上學習、e-learning，在中國內地，稱為在線教育，台灣則叫作教學數位化。

在大學，這種學習模式由來已久。記得 1997 春，初到哈佛教書，哈佛教育研究院才剛剛開始建設網上教學；那時港大已經開始了幾年。不過，當時的重點，不在遠程（即非面對面），而在於每個課程有一個網站，可以把課堂上使用的 ppt，放到網站上；當然也會把課程大綱、參考書單、取得版權的參考文獻，都放到網上。這是讓學生在課堂、課時以外，都可以看到和用到有關的材料，也節省了不少課堂的時間。也就是說把課堂、課時都擴充了。這在大學裡面，幾乎每一個課程，都會有一個網頁。學生也有期望。回顧起來，這可以說是第一個階段。

課程網址 擴寬時空

大約在 2000 年，哈佛追得很快，把教育研究院的 Gutman Library 二樓整層改造成為一個教學科技服務中心。這時候，港大教育學院的網站，已經普遍有了學生的參與，也就是：學生可以上載自己的作業、網站可以有討論的天地、教師可以與學生有個別的交往。也就是說，網站可以互動了。2003 年 SARS 期間，就是靠遠程的設施隔岸上課。這可以說是第二個階段。

當然，當時由於網站的要求不太高，因此院校自己研發的情況頗多。筆者就有幾年用過港大自己研發的平台。隨著使用要求的愈來愈複雜，商業機構設

計的軟件，就逐漸佔領市場。不過，這些早年的教學軟件，有一個很大的缺點，都是依然按照傳統的授課概念和模式來設計，即使機構可以自己修訂，基本上無法改變整個的教學架構。有幾個軟件，曾經風行一時；不客氣地說，是推進了科技，但是拖住了教學。這也可以說是第三個階段。

比起現在香港中小學裝備自己的速度，那時候的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。現在是，有時候不到一年，科技就換了一代。目前學校使用得比較多的，是由大型會議的交流模式衍化出來的。即允許許多人同時交往，而且可以個別辨認。現在最流行的，可以容納幾百人，可以長時間連續使用。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特殊使用的平台。簡單來說，教師的使用更方便、更多樣、更自由了。不敢說這是第四個階段，起碼可以說教師的教學被解放了。

在疫情之下，沒法“在校”，學生就要“在家”學習。“在家”與“在校”有什麼分別？可以有兩種思路，引發出不同的方案。

第一種思路：可以稱為“線上上課”。儘量讓學生的“在家”生活，模擬“在校”上課的模式。因此給學生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表，涵蓋平常的所有科目，按時上課下課；網上傳授，學生也在線上遞交作業。教師儘量按原來的教學計畫安排上課，學生也應該儘量靠近平常的“在校”學習。

但是這個方案的問題是，到底“在家”不是“在校”。“在校”的時候，在課堂上，教師有幾乎絕對的權威，對每個學生的行為，有一定的規範。教師也會假設每個學生都在跟隨教師的“教”而“學”：“我講了，你就應該學了。”學生“在家”的時候，就“管不住了！”

在校在家 兩種思路

第二種思路：引進“在家學習”。這種思路，是把疫症的“危機”，變成改變教學模式的“契機”。積極地看，“停課”正好是擺脫了課堂與課時的束縛，讓我們有空間重新思考。把“上課”轉化為真正的“學習”。

這時，要思考的，就不是如何完成課程大綱（covering syllabus），而是如何趁著這個非常時期，讓學生嘗試進入自主學習的境界。於是，就要面對幾個問題：學生主動地學習，是怎樣發生的？在學習的內容來說，如何取得必修、選修、自選的平衡？教師不在身邊，如何變成學生主動學習的有利條件？教師於是發揮怎樣的“四兩撥千斤”的作用？如何改變教師批改的形態，如何變為從旁輔導學生的角色？如何通過交談，教師把自己變成學生生活中的朋友？

這些問題，是平常不會遇到的，也沒有機會遇到。但卻是我們教育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最基本的問題。當然，具體如何做，有年級、科目、教師、家長等等的制肘，沒有一定的方案。都一定是在不同的學校因地制宜。

曾經“旁聽”一個教師的視像會議，數位教師介紹經驗。一位小學老師說：“平常學生在座位上每天乖乖地坐上六七個小時，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熱衷於學習，還是因為這是大家不敢逾越的規矩。”潛臺詞是：“在家”，沒有了學校的規範，學生就難以按照“在校”的模式學習。

“管不住”也許是消極的看法。就是這位老師，做了許多與“在校”不一樣的、積極的設計——安排許多閱讀材料、指引學生上網尋找資訊、學生自由選擇上線時間、定時的小組線上聚會、全班作業透明上網、學生可以在時間表上預約與教師個別交談（就像大學一樣）、老師自己也有與學生交流的個人網頁、… 等等。

各方互助 進展神速

實際的操作，往往是說兩種思路的混合。比如說，有些學校，特別是小學，也採取網上的“定時上課”，不過時間不長，不去挑戰學生的注意力耐性。然後留下每天的作業，相當數量的閱讀；再加上實驗、製作，甚至美術、音樂、體育；學生可以選擇自己的時間去完成。

從筆者收到的種種鏈接來看，真是五花八門，眼花繚亂。裡面有不少帶有商業性質的安排；但也有非商業性的收費服務。有種種志願機構的資料提供，也有不少為學校提供搜索清單。也有個別教師自己的製作，放出來供大家分享

的；更有教師主動提供平台使用的速成班。有給教師的，也有直接給學生的，更有有系統地為家長提供幫助的。看來，教師們不乏選擇，但可以想像，在資料的大海中，搜索滿足自己的需要。

如果進入學校的網頁、App，就更加豐富燦爛。眾多的教師，轉眼間，都變成了微型節目的編導，真的有點難以想像。

剛好收到大學負責教學的副校長來信，介紹同事們提出一些問題，其中一些也適用於中小學：

是否一定要學生按時打開電腦的攝像機與拾音器？

如何在在線的時段鼓勵學生參與？

如何鼓勵學生觀看網上的講課？

如何讓還在內地的學生不中斷學習？

如何在這段時間保持師生之間的聯繫？

同事之間的精彩教學如何可以分享？

如何才能增加平台上的上載速度？

如何可以讓我學習更多的在線教學？

同樣在疫症之下，教師與醫護人員一樣，也正面臨重大的挑戰。表面看，疫症會死人；不上課卻不會死人。但是醫護與教師都是專業人士，他們工作的全部意義，都在於人類的福祉（well-being）。只不過前者是挽救生命，後者是給生命賦予意義。